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三十三回 奚天使死成歡喜佛 木倭奴生作淨光王

服侍眾倭女有的散去，有的蹲著磕睡，只佛手、佛眼在床前伺候。看著淫態，聽著淫聲，渾身癱化，倒在地下，哼哼唧唧。忽聽大喊一聲，驚醒起來，卻見兩人勾連之狀，還認是快活極了喊那一聲。忙取汗巾去拭淫水，見一帕子都是稠精鮮血，方才著驚，連聲叫「娘娘」不應，去摸口鼻已無氣息。忙叫起眾人，飛出報知木秀。木秀也因中秋佳節與兩妾鏖戰後，抱著一小喇嘛雞奸，事畢睡去。聞報大驚，不及披衣，赤身趕到床前，看著兩人緊緊勾抱，一面嚎哭，一面去扳寬吉手足，知扳不動，呆了一會道：「怎兩人會雙雙齊死，你們摸量是怎樣死法的？」佛眼用手從寬吉牝邊摸至胸口，說道：「這天使的陽物有一尺二三寸長，先是叫佛手兒用兩手摺攔，空著四五寸在外，娘娘已是說頂到心了。如今連根都進去。從牝戶摸到肚裡都有一條扛起，心口上邊更凸出一塊，象是龜頭。必是娘娘高興極了，手腳忽然勾抱天使，當不得娘娘神力，連根攆進，搥破了心，才淌出這許多鮮血來。看來是天使被娘娘搥死，娘娘被天使禽死的。」木秀把自己小腹量至心口，道：「一些不錯。只是娘娘緊緊勾抱著天使，若用力扳開，怕扯斷了手腳；若不扳開，又難沐浴穿衣，便怎處呢？」佛手兒道：「這須大喇嘛來咒解。」木秀道：「原要他唸經的，快去請來。」須臾，大喇嘛進房，木秀述知緣故，並求咒解。大喇嘛看了一會，眉頭一皺，忽地合掌膜拜道：「這是大歡喜涅槃之像，萬年難遇的，怎麼還要咒解？快些大家禮拜，念著大歡喜佛寶號，頂禮三日，歡喜三日，漆成真身，永留聖跡便是了。」木秀道：「怎見得是大歡喜涅槃之像？」佛手兒道：「我廟裡沒塑著來？也曾和國工講解過。這大歡喜佛，便是西方的盤古皇帝，開闢時，降下這兩尊古佛，一男一女，每日歡喜交媾，生下西天諸佛。數百劫後，兩尊古佛入涅槃時，即是此像，放號稱大歡喜佛。西方為極樂世界者，此也！這是國王洪福，才得此古佛臨凡，垂示歡天聖像。你不見兩人面，滿泛桃花，非大歡喜，哪有此象？怎還敢咒解得罪佛爺嗎？」

木秀道：「廟裡佛像是男佛仰坐在椅，女佛勾坐在身。如今反了轉來，是什麼緣故？」大喇嘛道：「廟裡是先王之像，故露陽佛之面。此乃後天之像，故露陰佛之像。其實翻來復去，俱是一個太極圖。兩尊古佛雖分男女，神通願力總是一般。陽佛露面住世千百劫，自然該陰佛露面住世千百劫。這是一定的佛輪，並無別故。」木秀道：「平時看著諸佛歡喜之像，及寺壁上圖畫的羅漢菩薩，一切神聖俱赤身交媾，說是都由此成佛作祖，還不肯十分信服。如今眼見才信是真。」即欲著衣禮拜。大喇嘛忙止住道：「在大歡喜佛前，還用穿著衣服嗎？貧僧也須赤體啣頰，合房之人俱要赤身。與寺壁畫像一般寸絲不掛，方成歡喜道場。快些燒起香湯，把兩尊佛像拭淨，點起香花燈燭，日三遍上香，三遍歡喜。三日之後，漆成真身；斷七之後，迎入寺裡供養，等通國之人禮拜瞻仰。若有善男信女，於真身佛像前，信心歡喜，佈施齋獻，比著泥塑金裝像前，更得百倍信益。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，凡有所求，無不如意。此時天氣尚熱，像前須供冰盤，把水銀殮好。大歡喜佛圓寂在西方，西方便成極樂世界；如今又圓寂此國，此國將來又成一極樂世界！國王既與古佛交媾做過夫妻，將來成佛，尚在文殊、普賢等菩薩之上！房中女侍每日親見古佛交媾歡喜之狀，個個都成佛子，與善才、龍女地位，不相上下。」

倭國極信喇嘛，大喇嘛更是尊信之人，便都信是古佛示像。大家脫去衣褲，磕頭如搗，齊念大歡喜佛。木秀道：「三遍上香是知道的，三遍歡喜是怎樣歡喜之法？」大喇嘛道：「歡喜便是交媾。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；古佛構精，萬佛化塵。上一遍香，交媾一遍。項點出十二個精壯男子，十二個興致女子，隨著國主與妃娘娘們在靈前赤身交媾，總要幹得十分歡喜，方是贊頌古佛功德。」木秀連連點首，敬信奉行。倭女們送進香湯。大喇嘛取巾揩拭頭面，令倭女們揩拭週身，木秀及倭妾揩拭臂牝。木秀哭道：「常時娘娘罰咱拭牝，咱心裡還覺不甚甘伏。如今揩拭過一回，以後是不能勾的了，豈不可傷！」大喇嘛失驚道：「在大歡喜佛面前都好哭泣嗎？國王這一哭不打緊，要遲作三年佛爺哩！」木秀忙拭去眼淚，將一妾合大喇嘛配對，自己與一妾配對，選了十二個小喇嘛，十二個倭女配對，每日三次上香，三次歡喜。

三日之後，漆成真身，寬吉恰好坐在金交椅上，金容朝外；奚勤兩足站立椅前。斷七之後，迎入寺去，特建一層後殿供養。求見真身者，必大佈施；或是少年女人，信心歡喜，方得放入。一時舉國若狂，金銀米麥，如山積起。

木秀自真身入寺以後，忽想念文容，記起寬吉之言，便差官齎著厚幣，去結好流球。將倭主全家殺害，凡源氏一族，老少不遺，以除後患。於十月出兵，先搶福建，邊報飛馳至京。此時扶餘被何如、敬亭化導，首先歸誠，俱敬二人不過，上表欲仿中國大小學之制，暫留二人設立規條，教誨生徒。二人亦喜國王誠懇，上書乞留，用夏變夷，表率諸番。天子允奏，打發使臣回國。隨後便是文恩等領著四川、烏蒙等四軍民府，建昌等八衛，天全等十一招討，安撫、宣慰各土司人貢。臨末，吉於公、金硯率安南貢使入京。只有日本一國，雖亦入貢，奚勤奏章可據。而根問從人，俱云：兩人無病進宮，虛實未明。今聞兵搶福建，益知其詐。

十一月初一，天子降旨，封文龍為徵倭大將軍、吉於公以原官贊畫軍務，加文恩正總兵官為副，加聞人傑參將，錦囊游擊，為正副先鋒，統領浙江、福建兩省官軍會剿。調龍生、鐵面率島兵，於上流協剿。限十日內出兵。

文容棺木到家，賽奴、雲氏哭死幾番，長生亦哀哭踟躕。獨寤生但只垂淚，並不哀痛。雲氏恨罵：「生既不孝，死復不哀，生你這逆子何用！」鬧過幾回，寤生總無悔改。賽奴與雲氏俱疑不是病死。此番聞信，疑上加疑，不知棺中可有屍骸，或是被倭奴殺害？立定主意，必要開棺，因稟之水夫人，水夫人道：「文容必非病死；但開棺事大，必須奏請。」因令文恩奏聞，奉旨允許。賽奴因原棺矮薄，將素衣預備鐵面夫婦棺木討一口去，以備另殮。

喚了匠人，開出棺木，只見面色如生，頸上刀痕現在。賽奴、雲氏才知其夫死於非命，大哭大跳，雙雙暈死。玉奴隨文恩到川訪問父親，那米崇原是富翁，一訪便得。但因盜劫火燒，已是赤貧。忽知兩女現在，又都做了一品夫人，喜得魂出！急急的棄了破屋，同進京來。因文容已死，便住在西宅，替賽奴管理家事。當同玉奴等，將兩人救醒。

雲氏看長生號泣如不欲生；寤生雖亦垂淚，並無慘意。暗想：有夫靠夫，無夫靠子，這樣逆子，如何倚靠？想起文容舊日恩情，怎忍他獨自慘死？不如此開棺之時，尋個自盡，與他雙雙入土，做個泉下夫妻吧！主意已定，便不甚哀哭。至晚來，沐浴乾淨，差使丫鬟出房，關上房門，換了一身新衣。縫好衫褲，穿起夫人冠服，懸樑自盡。

那時未到二更，合家忙著文容殮殮之事，只認雲氏乏極暫息，未經留心。賽奴忽然想起一個香囊，是文容心愛之物，常時佩帶。出使時恐不雅觀，才解下來交與雲氏的，忙令寤生去取。寤生入內，見房門緊閉。連敲不應，心便驚疑。用力一腳，將門踢開，至中一間，床上並無人形，渾身便發起抖來。趕進裡間，只見高掛在梁，嚇得魂飛魄散。口裡喊叫，腳便飛跨上桌，將繩解放，抱至旁邊一張榻上，已是氣絕。寤生一陣跳哭，暈死在地。

丫鬟僕婦聞聲趕至，俱被嚇壞，見雲氏身已僵冷，便專救寤生，著兩個出報。賽奴趕急進房，摸著雲氏頭面，點點頭道：「這便足蓋前愆。我與你俱是失節之婦，太夫人說那方姨娘的話，傳聞入耳，至今不忘。妹子先走一步，我隨後便來。」口裡說道，立起身來。一頭便往牆上直撞將去。虧得長生亦隨至房，看見母親點頭光景，便已留心，等著賽奴撞頭，便從後一把抱住，同倒於地。玉奴、阿錦、米崇俱趕進房，寤生已被救醒，在地打滾嚎哭。長生扶起賽奴，米崇勸道：「守節易，撫孤難。女婿所生三子，兩子雖已長成，尚未完婚；一子更在襁褓，賴你撫養。我與你相失二十年，剛得聚首一月，怎忍拋我而去？二夫人已死，不可復生，你撫養她兒子，以盡姊妹情分，豈可但尋短見！」

賽奴道：「寤生只知道有母，不知有父，何況於我？雲氏之死，焉知不兼恨其不孝，守不出頭之故？我如何還顧得他？」寤生大哭道：「我偷生於此，只為著母親。如今母親已死，我是再不想活的了！我是景王所生，你們與母親，都硬派我作繼父生之子。母親在日，我不忍傷其心，故未敢分割一字。如今母親已死，怎還肯受這不孝之名，不說個明白嗎？」賽奴道：「原來你有這嫌疑心

在肚裡！景王是冷精不能生育的。你的眉眼，與你父親無二；你父親龜頭有赤痣，經皇帝在文華殿審問景王各妃，驗看明白，才斷與你父親的，怎說是景王所生起來？」寤生道：「我自小在王府生長，是知道的。文華殿之事，我也有些影響，卻不知審問驗看之事。十年前在府裡，匡無外老爺說是我是小王子，要摸龍卵；太師說龍卵是有痣的，不要摸錯了。我自己小便上，卻有赤痣。我想匡老爺或肯說戲話，太師爺那時，可是說戲話的人？我從此認定是景王之子。人不從枯桑而生，豈有不孝父親之理？況眼見府中各公子如此孝順，怎肯忤逆父親，甘為禽獸呢？」

賽奴道：「這件事必要見個明白，連我死主，及你父母死在九泉，俱不得瞑目的。你父親盡忠而死，渾身肌肉沒有消化，只腳跟上一處沒有皮肉，露出骨頭，竟是你而設。你只消去驗一驗赤痣，滴一滴血，便知你是他兒子不是他兒子了。龍卵才有痣，怎你父親也有痣？可知是酒後戲言。那日匡老爺與太師俱吃得大醉，因此都戒了酒，以後逢席只吃三觴。你還把他醉後之言，當做一句鐵板的注疏嗎？」寤生已知有悔悟，兼聞之滴血之說，便真爬起來，先去看文容龜頭果有一赤痣；復刺出臂血，滴在腳督之上，果然收入，連滿三點，點點俱收入骨，不覺痛淚直下。賽奴等隨後跟出，見血已入骨，正要責問，寤生忽然往外飛跑，呼之不應。玉奴道：「不要去尋短見來！」一面著人找尋，一面料理殯殮。賽奴卻不甚悲苦，米崇覺著，復宛轉勸慰。賽奴只是呆著。玉奴道：「如今只消去問太夫人，是該從死、該守節就是了。」一面著人進府請問。

須臾，水夫人遣文嫗、沈家同來剴切開示：應守節撫孤，不應殉夫從死。將守節撫孤，說得重於泰山；殉夫從死，說得輕於鴻毛。且言敬姜以內人行哭失聲，為文伯曠禮之證；況可從死以彰夫過乎？賽奴心裡朗然開豁，方把死之一念，收拾起來，專心料理殯殮之事。仍向雲氏房內尋出香囊，復借立娘一口棺木來，盛殮雲氏。忙亂至天明，方把兩人俱殮入棺。

正在舉哀，忽然寤生趕至，跪在文容柩前，口叫爹爹，直聲嚎哭，大痛無休。哭到午後，已暈死過三次。初時，賽奴冷眼看他，看出真假，也還陪著哭泣。直到後來，看哀傷之狀，迥乎尋常，不覺感動，撫其頭面，委曲勸止。寤生抱著賽奴兩足，痛哭道：「孩兒不孝，不要說得罪父親，死有辜！只把嫡母如常人看待，十年來不曾盡得一毫子道，也就罪大惡極了！況生母之死，大半亦為孩兒不孝父親起見，豈可偷生人世，惟有一死而已！」賽奴道：「我也是決意從死，被太夫人正論提醒，才安心守節撫孤。你母親只生你一子，你該替他傳宗接代，豈可輕生？況你父親遭此慘禍，你母親亦因此而死，如今幸得世子同你姨夫領兵前去，你兄弟二人，若能隨去報仇雪恥，方為大孝！即你母親兼恨你不孝父親而死，你若報得父仇，你母親死亦瞑目。若但尋死，無補於父母，而斬宗絕祀，以傷其心，是太夫人所說死有輕於鴻毛了，如何使得？」寤生聞言大悟，情願報仇，不願從死。

賽奴因問：「昨夜跑往何處？」寤生哭道：「孩兒滴血入骨，已信有八九。因恐生母與父親久經交感，氣血相通，或有可入之理。不瞞母親說，景王薰葬之所，離此不遠，孩兒從前時常去哭拜。昨夜復去，掘出屍骨，把一隻臂膊上的血，差不多刺完，休想滴入一點！然後知道實是父親所生，斷不是景王之子。」

是日，文恩將文容盡節、雲氏從死之事奏知。天產追念衛宮之功，贈文容光祿大夫、後府左都督、正總兵官，溢憫烈。雲氏改贈惠烈夫人。分蔭兩子，世襲錦衣千戶。賜祭葬，輟朝一日。天子輟朝，諭祭諭葬朝臣俱公帛公祭。水夫人亦遣麟、鵬兩孫弔祭。三營及各將弁及右翼各兵目，俱往送葬。初四日開吊起，於初七日下午葬，也就大成局面，忙到盡情。

寤生、長生，父母知兵，年已十六，俱有武藝。初八哭叩文龍，求帶隨徵。文龍轉奏，天子令在錦囊營中效力。於初十日帶師，由天津下船。至二十二日，已至福建。福建自文龍振整之後，將勇兵強，據險設守，倭兵不能得志。復得文龍生力軍救援，氣勢百倍。天子因倭因有「木本水源，水枯木盛；六雄效順，水木俱盡」之謠，將福建六雄，預凋在浙、閩連界之所，聽文龍驅使。合力攻剿，連戰連捷。吉於公令聞人傑、施存義赴琉球合兵，攻其後戶；賽呂、袁作忠、林平仲、劉牧之、朱無黨搗其前門。龍生、鐵面、奚奇、葉豪等於海中游徼，專載倭國救兵。文龍神勇，於公善謀，文恩、錦囊皆慣戰之將，寤生、長生皆致死之師，木秀雖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倭兵雖有百戰不疲之勢，亦俱殺得抱頭鼠竄，盡力逃跑。被文龍一直趕至雞籠山下，三面攔截，水洩不通。用於公之計，緩攻以坐斃之，使兵不血刃。遂將各港口塞斷，日夜巡徼，休兵蓄勢，以收全勝。

寤生、長生眼見仇人在前，不能即報，每日號泣，請於錦囊。錦囊懼違軍令，不敢進兵。寤生與長生商議：「樂毅因困即墨，世忠圍兀術，俱以緩失之。設一旦倭國救至，裡外夾攻，必失賊矣！兄弟之仇，不反兵而鬥，況不共戴天者乎？」長生亦以失賊為憂。適二十八日，天降大雪尺餘，二人大喜：「災方急降如此大雪，天與我等復仇之日也！我等袍甲與雪同色，賊人守防必懈。李愬於雪夜破蔡，擒吳元濟，真其時矣！」因命麾下弁兵，私放一隻小船，潛泊荒灘，兩人於雪夜爬上陡岸，探視賊營。木秀只剩下五號船攔截獨港，自己領驍將親兵，紮營山內，以為犄角；每日獵取禽獸，抄掠荒村，以為軍食，專待救兵。寤生、長生帶走帶伏，行有數里，已至木秀大營。

時近半夜，大雪嚴寒，哨探者固少，巡徼者亦疏，聽那營中更鼓，不甚分明。俱奮勇至前，拔鹿角，闖然而入。不防地上俱有拌索，一腳踢撞，索上鈴聲俱響。營中守夜倭奴俱起，一面喊叫，一面擒拿。兩人抖擻精神，奮力砍殺，殺死四五個倭奴，卻被四面撲索齊舉，登時被獲。木秀從地窖中出來，傳令各營搜查奸細，並四遠哨探，並無餘黨，方把兩人勘問。兩人直立不跪，倭奴便用棍打腿。木秀慌忙喝住，近前細視，幾乎喜出魂來！暗忖兩人面目酷似文總兵，而少艾過之，若得回國與之朝歡暮樂，不往人生一世。因吩咐送入地窖，以酒食與之，如此如此。

隨身倭奴，將兩人好好的擁入地窖之中，以酒食奉之。兩人大罵，將酒噴了滿地，情願受死不吃酒肉。倭女將藥釀入酒，用箸架隔牙齒，徐徐灌入。須臾被蒙，不省人事，便將兩人背剪之綁解開，脫去衣褲，報知木秀。木秀人窖，把兩人頭面殿股看視揉摸，淫興勃發，便令先扶一個伏在炕上，自己將衣褲脫光，吃了幾杯燒酒，分開兩股，用唾塗抹，正要雞奸。忽聽營內一片城殺之聲，急待轉身，陽物如被人一手連腎囊攔住，疼痛非常，不能轉動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原是夜錦囊夢見文容備訴與奚勤兩人致死之故，「今兩人報仇心切，偷劫賊營，雙雙被獲，吾弟須念舊日情分，即往救之，愚兄陰魂前導，可成大功，遲則無及！」說罷，痛哭。

錦囊驚醒，忙令人傳喚寤生兄弟，已不在營。急點五百精兵，一面飛報文龍，一面飽食乾糧，準備上涯。錦囊立出船頭，見荒灘之上，隱隱有人站立陡岸，於雪光下定睛細看，儼似文容，將手頻招。因令舵工望著陡岸開去，舵工道：「此處俱是亂石，必致破舟！」錦囊道：「你不見潮水陡長了幾尺嗎？就是石頭，亦自無礙。違令者斬！」舵工見船邊水志，真個長潮三尺，遂放膽將船把定，順風而行，不消一刻，已泊荒灘。錦囊領兵，齊躍上灘，見灘邊泊有小船，船上伏有本營兵目。連忙根問，兵目道：「兩位小將軍上涯不回，幾次倭兵到灘來巡，嚇得要死！幸倭兵如瞎子一般，對面不見。小的們要回船，既是逆風。又不敢不守候小將軍，只得拼死等著。」

錦囊便不再問，跟定文容魂影，攀援上涯。路上偶遇哨探，俱行殺死，直趕至木秀大營。見文容魂已入營，拼命揮兵，奮勇殺入，砍斷絆索，直搶入營。倭兵驚起，被五百驍卒，殺得血濺滿營，四散逃出。錦囊跟著文容魂影，直入地窖，見長生赤身躺臥在地，寤生伏在炕沿，掀起雪白屁股，木秀赤身站立，被文容魂影一手扭住腎囊，叫疼喊痛，轉動不得。錦囊上前擒住，用繩捆起，方不見文容魂影。錦囊見寤生、長生昏迷之狀，知為所蒙；拷究木秀，逼出解藥，解救轉來。兩人雙雙拜倒地，哭道：「若非叔父來救，一死事小，必為污辱矣！」錦囊道：「非我之功，乃汝父陰靈所使。」因把托夢之事述知，兩人痛哭起來，忽見木秀捆縛於地，露出陽物，心頭火發，大吼一聲，齊拔佩刀砍下，被錦囊架住道：「這是元兇惡首，要解至京凌遲正法，豈可擅殺！」寤生等無奈收刀，卻忿恨不過，想出一倍，用棉絮浸油，裹其陽物，點火燒之。木秀負痛號叫。

錦囊道：「汝父亦因彼而自刎。燒是該燒，只要留還他一絲性命。」可煞作怪，只燒了一個窟窿下去，木秀仍未致死。大喇嘛說：「因那一哭，要遲做三年佛爺。」卻早成了一尊淨光王佛矣！眾軍士正在鼓掌稱快，各營倭奴俱至，四面吶喊，圍將攏來，錦囊等衝突不出。寤生哭喊道：「那西北山頭上，不是我爹爹嗎？」錦囊、長生睜目細視，果見文容魂影。於是錦囊在前，寤生、長

生在後，領著五百軍士，齊聲吶喊，向四北角上直衝而出，齊奔上山。倭奴不捨，隨後趕殺。船裡倭兵聞報，亦俱上涯，前來助力。錦囊上得山頭，卻已不見文容魂影，看那山時，四面參天石壁，只上來這一面稍有路徑，已被倭兵蜂擁而上。前無去路，後有強兵，文容魂影又已無蹤，慌急異常。

忽然山洞之內，跳出十餘個人熊，前來撲捉。寤生等一齊發抖，錦囊看那人熊，有一個有疣的，想起當年之事，急向人熊作禮道：「十五年前，我主人在此殺死夜叉，厚擾過各位，未得酬情。今奉命徵倭，被倭奴追逐至此，望各位再助一臂之力，感激不盡！」那人熊把錦囊細視，跳笑了一會，便直奔倭奴。倭奴見此凶獸，本是膽寒，只得拼命執刀砍殺，俱被格落，扯住一個，便一撕兩半，血肉淋漓，一連撕死數人。嚇得倭奴魂不附體，翻身逃走。

錦囊等吶喊助威，隨後趕逐，倭奴自相踐踏，落崖墜澗，死者無算。人熊腳踏手撕，兼之走及奔馬，錦囊率五百軍士，復奮勇追殺，到得日中，已把逃跑不及的倭奴，盡數撕踏砍死，不留一個。錦囊看去，仍是六個大熊，其餘七八個皆新生小熊也。因向六熊禮謝作別，六熊亦似答禮之狀。俟錦囊等下山，各把倭奴屍骨，背至洞中，塞滿一洞，拔些枯柴堵住，更移大石於洞門外，安排既畢，齊立山坡邊遙送。錦囊等回頭，望見六熊均有依依之意，暗暗稱奇。

到了沙灘，依著山足，仍尋船泊處所。只見許多倭兵，在那裡廝殺。文龍、文恩、於公俱已領兵上灘，兩陣對圓，不分勝負。錦囊望去，見倭兵全無紀律，只在那裡亂衝亂突，料不妨事。因怕木秀被劫，忙令木秀、長生上前尋著原來小船，將木秀先載過去，自己領兵助陣。到得文龍陣前，大喊「木國王被獲，主營已破！」從陣腳中鑽進，稟白文龍，回身麾兵齊上。這一聲喊，官軍愈加得勢，個個氣雄膽壯，奮力殺進。那些倭兵，只往山裡亂跑，顛崖墜澗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餘剩的七零八落，被吉於公、錦囊兩枝兵。左右圍殺，真如砍瓜切菜一般。留得二三十個小嘍羅，哀號乞命。

文龍、文恩按兵山下，正在觀陣。看見倭兵盡殺無遺，慌忙傳令收兵，將小嘍囉帶回，自有用處。遂各整兵而前，文恩坐帳內，親訊小線羅，知雞籠山只有木秀大營，並無別的倭兵埋伏。乃派吉於公、錦囊分頭搜探，果然無伏，回報過了。文龍令兩軍就木秀營址紮定；文恩一軍仍回船中，在洋面泊著，以防援兵劫俘；留些空船，傍灘下碇，預備緩急；自己親率大軍，沿山散紮。處分既定，即在營中備文告捷，飛遞福建巡撫，專差進京，並請派兵護解木秀。一面分咨浙、閩沿海水師、鎮將，多備軍糧，即日渡海，於十二月初七日，在雞籠山外護取齊，準備回搗倭國，毋得違誤。正是：

支治部自庭訓出，兵機還有父書傳。

總評

文容以出人景府，媚事七妃，為文素臣鋤奸之內助，最後為七妃划策，戰敗景王，尤為齷齪。若論功行賞，此等委瑣之事，如何敘出？惟衛宮一節，差可表著。奚勤從素臣至廣西，身入龍洞，以補天丸行事，較之文容不相上下，而此後敘功亦止得瞞起實事，單題作內應一層，是素臣諸僕中之二人之技藝，合以此等事觀之，故有水秀、寬古之淫。而二人宜為之使，一則拒奸而死，一則被奸而死，其結局亦該如此。

謂木秀如此奇淫，而儼然為彼國上將軍，日本之民如何不為源氏起一義聲、共誅國賊乎？不知明朝倭寇、本非日本國王有窺伺中朝之意，平秀吉者，乃薩峒摩黨人之魁、倭國之亂民耳！書中痛罵癡倭，而於源氏一族，稱其全家被害，以見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之意，何嘗一概抹殺哉？起義之舉，雖不明著其事，而於文恩管理國事中，寓興滅繼絕之旨，然其所以痛詆者，亦深惡亂人而已矣！

木秀夫妻作亂宣淫，而倭王為其所滅，倭民為其所役，似未聞聖教之處方，合有此事，乃獨崇信喇嘛，依言行事，佛氏之教固先孔孟而行乎？作者深惡二氏，丑倭人即以丑佛教，有不便放言於中國者，則於此放言者，而亦以見佛教之惑人，於亂臣賊子為尤甚！

文龍巡按福建，由浙江、江西順道而南。而書於前回不表閩中政績，既以避筆墨之同，亦留此回穢倭地步，或謀或略，具有經營。讀「將勇兵強，據險設守」二語，則前此一番振頓，當不減於皇甫毓昆之按遼東。何物老嫗生此寧馨，古今開府建牙者一齊拜倒！

寤生認定是景王之子，至於不父其父，此可謂之瞎疑！天下豈有奸生之子，奸婦自承，而其子反不欲承之理？文乃借此以助波瀾隔斷使倭、徵倭兩段，便不直捷。且表雲氏，以結束文容當日小尼願同生死一言，剝有印證。而匡無外醉摸龍卵，酒能誤事，亦於此見意焉。可謂善使閒筆者。

循夫守節二者，就是執非，不必水夫人亦將曰「從死之死，輕於鴻毛」矣！水夫人責備素臣憂毀成疾，龍兒諸媳割股傷生，則古無從死之孝子，即無從死之節婦可知。賽奴何必問哉？蓋賽奴從死之志已決於見雲氏點頭之頃；其因米崇之勸而請教水夫人，非比貪生者流，借人言以為口實，本無必死之念也。皆因文容二婦同是失身之人，書中特筆表之耳。

文容二子復仇，其志可嘉！因文恩奏請從徵，而隸於錦囊麾下，二人者必許之矣。乃少年喜事，不知進退，竟違苟林父之命，而為穉季之渡河。苟非其父有靈，見形托夢，其不至於郟之戰者幾希矣！雖然，孝出至性，水夫人母子之德化，感人至深，然後文容乃有斯子。